

热 雪

■ 林 家 品

■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热 雪

林家品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南省湘中地质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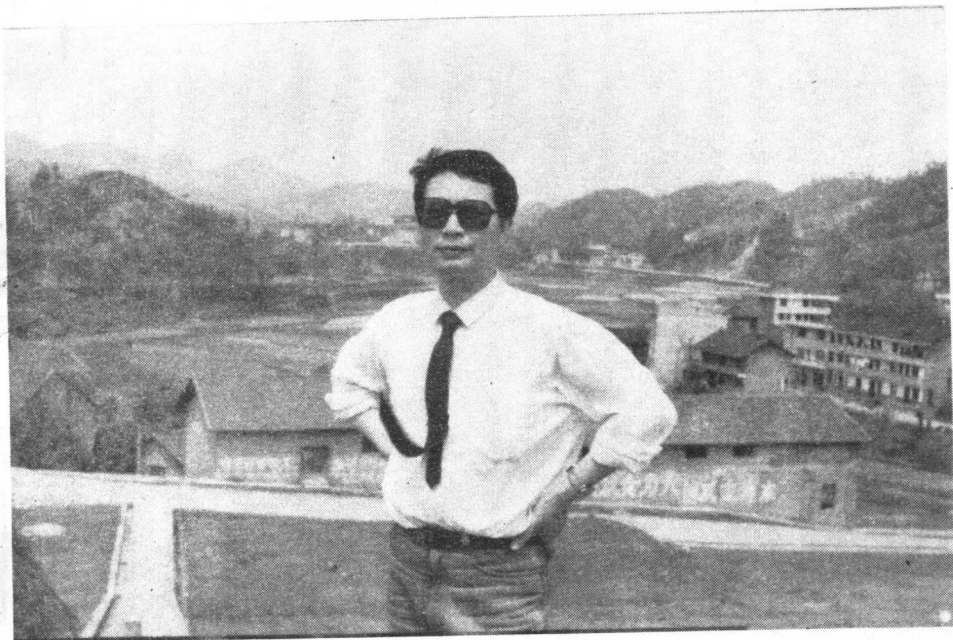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3万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54—0954—7/I·797

定价：6.50元



林家品近照

RAU33/06

内 容 提 要

地底下的巷道越拓越深，地面上的人们却如快干塘的鱼儿在拼命寻得一坨湿泥的潮润。煤越出得多，亏损便越大；煤出得少，又拿不到基本工资；能指挥企业集团军作战的人物偏败在目不识丁的父辈手上，被除名的汉子倏地成了风流人物，将堂堂的国营大矿逼得几无生路……作品令人信服地写出改革大潮奔涌中，我国煤矿工人崭新的精神风貌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引人共鸣，发人深思。作者以老练的笔力，将活生生的人物，活生生的事态融入一幅一幅鲜明的画面，不但编织出一轴全景式当代矿山的绚烂图卷，而且构筑起“是这一个，又不是这一个”的人物群雕。作品采用主线推进和幅射状扩散相结合的手法，气势宏恢，复杂广博，时空的倒流、交叉与衔接使整部小说在统一中见变幻，平实中现弹性，给人以活泼鲜灵、明暗交映之美感。实为当代工业改革题材一部颇具特色的佳作。

在四亿年前的前泥盆纪，本区是一广阔的浅海区，沉积一套较厚的以砂、页岩为主的复理式建造，经加里东运动褶皱回返，致使这一套地层轻度变质，形成近东西向的凹陷盆地，接受了广泛的碳酸盐建造、含煤建造和含铁建造的沉积，遂形成了煤、铁及石灰岩、砂岩、粘土等非金属矿产为特色的矿产资源。

——《地方志·矿业》

离过年还有三天，下开了一场大雪。那雪花儿纷纷扬扬，潇潇洒洒，咕嘟儿咕嘟儿往下落，一落到地上，化了，不见了，还在空中的却挤挤攒攒你碰我撞争先恐后迫不及待地要降到地上，以迸出那刹那间的光华，终于把大地铺上一层雪白。且越积越厚，掩了路，盖了山，占据了这个世界，把一切都裹上雪白的伪装。

雪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老婆在矿里的，看着那雪花儿，说这雪下得美，下得风采，好多年没看见过这样的大雪了，这雪一下，可就像个过年的样儿喽！老婆在农村的则骂娘，骂老天早不下，迟不下，偏在这个时候下，尙他娘哟！

这一骂娘，老天儿不知是听见了还是怎的，就停了，不下了，只板起块阴沉的脸，刮起一阵一阵的风。这风一刮，骂娘的可就傻了眼，我的老天哟，要冰冻！

一想到要冰冻，可就顾不上骂老天了，扯开嘴巴骂矿领导。

“只晓得要出煤，出煤，出你妈的豆腐汤！”

“人家矿早就放了假，硬要捱到二十九日才放，捱吧，捱吧，老子下井不干活，光拿井下津贴，看你奈得老子条卵何？”

“到今天还不发工资，要我们讨米去过年啊！”

“他们倒好，围着火炉吃团年饭，搂着老婆困热觉，把我们留到井眼里……”

“窑古佬的命，一年只和老婆打得一回对，眼红人家也是空的，谁叫你不当官？”

“当官当官，都去当官就大官吃小官，小官去咬×！”

“小官才不会咬×哩，他晓得吃你！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在这里骂有什么用？到办公楼去，看他们怎么决定！送人的车还开不开？只要开，三十日赶到家里还来得赢。”

“老振你倒是赶得赢呵，我下了车还要走六十里！”

……

矿办公大楼门外立即围满人，吵的吵，嚷的嚷，骂的骂，可没有一个人进办公楼去。

从办公大楼那扇弹簧玻璃门后探出几张脸——想溜回宿舍去打牌的新分配来的中专毕业生，真正的年轻哥们。你放假也好不放假也好，能开车也好不能开车也好，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怨自己倒了八辈子霉，分到这么一个屁矿，说起来好听，江南最大的一个矿井，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矿井，却是进得来出不去的矿井，就是那么一条曲曲弯弯如猪肠子般的烂马路与外界相连，去个小县城都他妈的有几十里！他们自称是被充军发配来的，也不知得罪了哪路菩萨，但无可奈何，只好哀哀地唱“风儿呀没说过，鸟儿呀没说过，鸟儿它只怕我难过”。唯一的报复手段是磨洋工，瞅空子便离开办公室回宿

舍去打牌、聊天。不过打牌聊天也有规矩，打牌只贴胡子钻凳子，赌钱那玩艺儿大大的不干，因为若被保卫科抓着了罚款事小，发配到井下去挖煤就太不值得！用他们的话说主要是无人身保险，年轻轻的就打迁移把户口转到黄土县去，连老婆的滋味都没探着。聊天则有一条，凡国家大事牵涉到政治二字的一概不聊，那玩艺儿说你是关心国家大事捞不到一分钱奖金，说你是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可就有大大的处分，弄不好还得蹲两年笼子。他们聊天只聊妹子，将矿里的妹子逐一排队打分。这个工作难度不大，几千人的大矿数起来也就是那么几十，而这几十中够得上他们的评分标准的又几乎全无，虽然也有几个得到他们的较高评价，可又都是有了主儿的，且年龄比他们大，于是只嗟叹嗟叹也就作罢。他们现时算是活得痛快活得潇洒的，所以他们趁着科长主任们参加有关春节放假保勤紧急会议去了便往外溜。

一见着外面那阵势，他们不想溜了，听着那些窑估佬（其实他们也自诩为窑估佬）骂娘日屎的觉得怪有味，便一个个懒洋洋地倚在楼梯口看热闹，但决不插话，免得被人抓辫子，讲煽动工人闹事。

从办公楼走出来一个人，身披风衣，足蹬东北大毛皮鞋，走得咯噔咯噔十分气派。年轻哥们见着竟嘻嘻陪笑脸。

这人一出门就骂：

“班不上班并不下井围着指挥机关想扰乱办公秩序啊？统统给我回去！再不回去扣你们工资！你们谁是头儿？啊，给我站出来！”

吵闹的人便不吵了，只嘻嘻笑。

就有人站出，说：

“‘师长’，我是头儿，弟兄们想家了，不愿干了，我也无法，你把我拉去枪毙好了。”

学着不知叫什么名儿，反正是后来起义了的一部电影里的话。

“师长”立时变了腔：

“大哈宝，要过年了讲背时话！”

一阵哄笑。

“师长”又说：

“喂，喂，放假了，你们还围到这里干什么？不回去和老婆孩子团圆啊？”

“‘师长’ 呃，完成任务的二十九日才准走，没完成的要大年三十下午四点钟才准走呢！”

“你们把任务完成就是了吗！”“师长”大咧咧地说。

“哪里完得成嘴，还差一大截。”

“唉——”“师长”偏着脖子摇脑袋。

“九爷，你倒说说，到底开得车么？”一个老工人问“师长”。

“只怪你们背时，这个大雪天谁敢开呀？”

“九爷你倒是有热被窝睡，要我们在这里过年搂坑木。”

“九爷有方向盘搂！梗得骨头痛。喏，这里有个现成的，还不晓得搂？！”被喊作九爷的“师长”猛地把一个工人往女工身上一摊。

“该死的，该死的！”

九爷便嘿嘿笑，咯噔咯噔开步走。走几步，又回头说：“站到这里吹北风，你们这些木墩，上三楼去呀，头儿们正在开会！”

九爷不怕人讲他煽动工人闹事。全矿只有十二个矿级干部有小车坐，也就是那么两部北京吉普；几百科级干部都有求他的时候。九爷是开车的“师级”干部，开的9号车，人便喊他九爷。

九爷是工人公认的大好人。他的车开在那条烂马路上，你站到路边招手，他只要看见你那样儿像矿里的人，“吱嘎”一声就把车刹住。驾驶室里有空位，他就会恶狠狠地骂：“你小子有福气，碰上我九爷了，还不快钻进来！”这挨骂的人受宠若惊，忙忙地提了大包小包“钻”，惊喜中却去拉九爷摸方向盘这个车门，九爷就还要骂：“在家里打钻钻昏脑壳了，从那边进！”九爷是边骂边轰着油门的，那车像呼地一下就会开走，便使得那人慌慌地绕驾驶头过，又怕被车撞上，跌跌碰碰腿打跪，摔一跤。九爷就“嗤”一声，瞧不起那副窝囊相。待到那人一钻进驾驶室，九爷将刹车一松，车就往前蹦。那人顾不得自己坐稳，急急地掏出自个儿不抽的黑价买的高级烟，掏支递过去。九爷接过，叼到嘴上，一手摸出打火机，揷燃，把烟点着，吐出一口烟雾，问：“在家过瘾过足了么？”自然指的是回家和老婆团圆的事。那人没听清，连声说：“我也抽，我也抽。”掏出低价次烟，划燃火柴点燃，自言自语表示感激：“今天搭帮碰上九爷！”九爷摇摇头，叹口气：“也遭孽，一年

就一次探亲假回家假热被窝。”倘若驾驶室已坐满，车上又装了货，但只要不是满满的堆起好高，九爷也会停住，伸出右手往后一挥：“上！”使得驾驶室内的人都好感动。“只有九爷，啧啧。”伸出个大拇指。也有担心的问：“九爷，不怕人货混装……”九爷鼻孔里哼一声，左手一摆：“这条毛马路，鬼来管！”即算驾驶室和车厢内再挤一个落脚点不出，九爷也会减慢车速，对招手的人喝一句：“卵法！”

九爷就是这般好的一个人，所以只要他一下车，就有人拉他去喝酒吃饭。九爷爱喝一口酒，人知道。九爷又随便得很，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你拉他，就去。且不讲究菜的多少、好坏。一只鸡，一条鱼，一盘虾米，一碗蛋汤，都行。酒也不要好酒，家制的米酒他最喜。又有的是话讲，他一到谁家，谁家就热闹好多。喝罢酒，吃罢饭，主人小心翼翼地提出：“九爷，我在矿里搞了点煤，你的车子若方便……”不等他说完，九爷就说：“行！没问题，装得下时我喊你。”这捎带东西之类的，九爷确也捎过，确也忘了不少，他哪里记得那么多。没被捎带的也不怪。

九爷还有一个好处，女人搭他的车也放得心，不像有的司机开着开着要换档时，右手去抓排档圆坨，抓着了人家的奶子，害得人家忙喊：“司机司机，坨坨在那里！”

九爷人好，活得也开心，就只说到一件事时皱过眉，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崽，九爷说那次崽女们的数学考了一百分——加拢来的。不过眉头刚一皱拢又舒展开，说崽女们的事，无法！由他们去！女儿反正是要嫁人的，而且大女儿现在就可

以嫁出去，那个崽嘛，下井挖煤那碗饭总还是捞得到的。

九爷开着他的9号车，工作很安心，隔个一年二载的也评上先进。九爷说，江山轮流坐，这次怕也轮到我了！果然就一致通过。通过后九爷就散烟，一人一支，连车队烧洗澡水的也不得落空。劳模他确乎没当过，但九爷不在乎那些个玩艺。九爷说，劳模还是应该归井下工，人家到底比咱辛苦，捏着条小命儿换来的。也有人反驳，说开车的不也是一脚踏油门，一脚踏牢门啊？九爷就说，行啊！你去跟井下工换，让井下工来踏你这个牢门。那人不吭声了。九爷就还要咕嘟一句：妈的，什么思想？！

九爷走了，踏着雪花儿回家去了。办公楼前的人吵得更凶，真有人准备按照九爷的“指示”上三楼，冲进会议室里去闹他个天翻地覆。

风儿紧了。那地，眼见得是要冻了。

二

三楼会议室里烟雾熏天。

在家的矿领导，各采区区长、总支书记、各科室主要负责人，每个人手上都燃着烟。开会的时光是最难打发的，平时不抽烟的人也要临时买包烟放身上。

靠右最里边角落的一张长木椅上，歪躺着一个人，睡着了，但左手指夹着的那根烟还未熄灭，冉冉的往上冒烟雾。

这位坐在角落里睡觉的是七采区区长老宏。他才从井下出班就被喊来开会，一进会场就挨训，就是他那个采区的任务没完成，就是他老宏拖了全矿的后腿。如果全矿都完成了任务，提前两天放假也就不怕矿务局批评了。矿务局的红头文件虽然是硬性规定大年三十放假，初三上班，零点班全面恢复生产，但那些制订文件的也清楚，大年三十放假能行吗？初三能恢复生产吗？谁他妈的过年不要团年？三十日放假，初一初二才能赶回家，初三就要来，谁他妈的来？！但文件还得这么下，得报省厅，省厅得报煤炭部的！不过只要完成了任务，矿里灵活机动一点，矿务局睁只眼闭只眼罢。只是睁着的那只眼可就死死地盯住了没完成任务的矿！

高峰矿就在被盯之中。而之所以被盯，就是吃了七采区

老宏的亏！

但老宏睡着了也没有一个人去喊他。

老宏是要死狗了。还剩下两天时间，就是把他活吞了也无法，反正是完不成任务了，谁有本事谁去接手干！那些完成了任务的区长却在心里说，老宏是个傻瓜蛋、二百五，要过年了，他全不会给自己留一手：上个月任务完成得好，这个月任务就加码；上个月产量全报光，这个月就没有数字加。如果留些产量放这个月报，不就没事了？！这一下，好，矿领导发火，窑估佬骂娘，自个儿累得个孙儿样！

老宏真睡着了吗？他只迷糊了一阵，早醒了，但他还是那样歪躺着不动。他那个采区几百口子人，早把他的祖宗三代骂遍了。他的部下已有二百多人溜了号，连工资都不要了，放你老宏那儿存着，回矿时再问你小子要！老宏开始还施尽法术，左阻右拦，像矿领导骂他一样骂他的队长、班长们，条条款款订了一大摞，目的就是三个字：不准走！但人心思归，无法阻挡，拦住人也拦不住人家的心。产量不仅没上去，反而眼瞅着一天比一天下降。败军如山倒，他老宏再喊再叫亲自上前线督战也无济于事。老宏眼熬红了，腰熬痛了，一下熬清醒了：统统放回去，还能博得手下人几句好话，过了年，再重整旗鼓，打他妈的一个翻身仗，补回欠产！他来参加这次会，就是准备到时候开炮——把老子那个采区的工资全给我；有多少给多少！就按你矿里的规矩给，百分之七十也好，百分之八十也好，总之老子全认了！他一回采区就要发工资，打发工人们走，而且要将那些没领工资就走了的人的钱发掉，发

给他打发走的这些工人，他要讨得这些工人的欢心，整一整提前走了的人，这样他就至少还能稳定三分之二的人马。

终于，有人捅了捅他：

“喂，老二讲话了！”

“晓得！”老宏仍然不动，只换支烟抽燃。

老二是这些区长、总支书记们对矿长的暗称。虽说实行了矿长负责制，但他们心里清楚，真正的一把手还是党委书记。

陡然间，老宏振作起来，坐得端正，将手里那截还有老长的烟也丢掉了。

老宏听得老二讲工资今天下午就发，到银行借钱发！汽车做好一切送人准备，配好防滑链……

其它的话，老宏懒听得了。他装做上厕所，溜走了。

一出办公楼，他就对吵吵闹闹的人群喊：

“喂，七采区的人统统跟我走，矿里不放假我老宏给你们放！”

回到采区，老宏神采飞扬，要干事立即通知各队队长前来开会。

“要他们马上来，马上！”他解开衣领扣子，如热得不行一样，“这一下，老子把全区的工资给要回来了，妈的，费了好大的劲，左说也不行，右说也不行，说得老子发了火，将椅子一摔，老子说老子不干了，谁愿意干你们谁来干，什么老一老二，我说我老宏下面有几百口子人你晓得吗？不发工资他们就不过年了吗？不让我的人过年，我说要他妈的书记

矿长的年也过不成！我老宏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人，我要领了几百口子人上他们家去过年！他们见我老宏发了火，才把工资给了我。我老宏挖窑挖^{*}二十年了，自家的人马都不顾了还了得？！”

说得办公室的人一个个肃然起敬，忙喊宏区长你快坐下歇歇，烤烤火，喝杯热茶。

老宏说：

“还烤火呢，心里的火把人都烤焦！我天天喊要想点办法，鼓点劲，拼老命也拼这么最后几天，欠产也不要太欠多了，我老宏不会让你们吃亏的，要让大家过个好年的，卵用！好像挖煤是为我老宏挖的！如今要起工资来了我老宏去受气，去讲好话，去当叫化子讨米一样去讨……喂，你们也给我去喊，把那些扁队长统统喊来，不来的也不勉强，他不要工资不过年了也随他的便。”

办公室的人拔腿就往外走。老宏要回了工资，老宏让大家提前回家过年了的消息立时传遍采区。

三

夜色早早地笼罩了高峰煤矿，北风一阵接一阵地刮，地上的雪开始冻硬，踩起来嘎吱嘎吱响。唯一通往外界的那条破烂不堪的马路，此时竟变得晶莹透亮，泛着令人晕眩的光。三五一群的人儿，挑着担，提着筐，背着大袋小袋，艰难地却是兴奋地走着。他们等不得那送人的车了，几十里夜路，他们也甘愿走了。只要走出这条毛马路，到了县城，就有火车搭、汽车搭。家里那老婆的温暖，孩子的娇笑，使得他们腿巴子劲鼓鼓，心里儿热腾腾。

寂寞的夜路被他们的笑语弄得热闹起来。

“刘师傅，回去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干什么？你说干什么？”

“拜年！”

“拜年要初一。”

“春碓，打糍粑。”

“老了，春不起了，那是你们年轻哥哥的事。”

“人到五十五，你是出山虎哎！”

“五十五不到，专门放空炮。”

“老嫂子还行吧？”